

巴黎、布魯塞爾所見中國銅器選錄

張 光 裕

一九七八年二月中旬，初訪巴黎，承侯錦郎博士引介，得以遍觀基美博物館 (Musée Guimet) 及賽奴施基博物館 (Musée Cernuschi) 所藏中國青銅器，經目驗者，計基美 25 器，賽奴施基 46 器，另盧芹齋公司 (C. T. Loo) 1 器，手拓有銘文者 59 器。在巴黎觀器既畢，隨即北上布魯塞爾，在比利時皇家藝術博物館 (Musees Royaux O'Art et O'Histoire)，再得睹 5 器，手拓其中 4 器，又於一私人收藏 (Mr. J. Pincket) 目驗 6 器，有銘文者 3 器，茲將手拓諸器目錄列如下：

器 名	字 數
1. 夊令殷(一)	111
2. 夊令殷(二)	111
3. 父乙角	各 3
4. 夊 爵	1
5. 夊 爵	1
6. 母己爵	2
7. 夊父辛殷	3
8. 甗	1
9. 子受夔足鼎	2
10. 旂且辛父庚盃	各 5
11. 父戊夔足鼎	4
12. 夊 鼎	1
13. 夊 鼎	1
14. 夊 且乙尊	3
15. 夊 匜	19
16. 吏从盤	5
17. 梁其鐘(四)	68
18. 獸形鉞	1

器 名	字 數		
19. 萬 鉞	各 1		
20. 萬 戈	各 1		
21. 卣 戈	1		
22. 簠 卣	1	以上基美博物館藏器	22件
23. 圓卣卣	蓋 1 器 2		
24. 史 殷	1		
25. 乍寶璋彝卣	4		
26. 父癸鼎	3		
27. 父丁殷	5		
28. 父己觚	2		
29. 尹方彝	4		
30. □乍其姜鼎	10		
31. 永用寶殷	3		
32. 虢文公子鉞鼎	21		
33. 善 鼎	113		
34. 彖旁中殷	各 11		
35. 害 殷	各 74		
36. 叔咺孫父殷	各 28		
37. 畢 (?) 觶	1		
38. 亥 (?) 殷	15		
39. 白乍彝(-)	3		
40. 白乍彝(-)	3		
41. 用乍寶彝殷	4		
42. 己夔尊	2		
43. 亞醜卣	各 1		
44. 逖父乙尊	3		
45. 母己尊	3		
46. 且戊尊	5		
47. 魚母乙卣 (失蓋)	3		
48. 亞旅殷	3		
49. 夔 觚	1		
50. 甲大觚	2		
51. 父戊盃	3		

器 名	字 數		
52. 戈乍寶鼎	4		
53. 子孫卣	各 5		
54. 父乙卣	各 3		
55. 鬯 爵	1		
56. 卣 觚	1		
57. 簠 父己爵	3		
58. 大 殷	1	以上賽奴施基博物館藏器	36件
59. 獮父丁角	3	盧芹齋公司藏器	1 件
60. 它殷（蓋）	152		
61. 目（？）父丁帶盤鼎	3		
62. 亞中保尊殷	2		
63. 盆公鐘	12	以上皇家藝術歷史博物館藏器	4 件
64. 子乙鼎	2		
65. 文 殷	5		
66. 呂 尊	約 9	以上 Pincket 藏器	3 件

上述諸器中譽稱重器而無愧者，當推基美所藏大令殷二器及比利時皇家藝術歷史博物館之它殷蓋。大令殷原藏巴黎威爾氏 (D. David Weill)，銘文摹本最早見於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 (1930 序、1931 刊) 6.11-12 著錄，金文續考（古代銘刻彙考，〈1933〉所收）郭氏云：

「案此器佚其蓋，蓋不知藏何所，貞松堂集古遺文錄器，蓋二銘而互易，然固足證其器蓋同時出土，而後分散者也。」

兩周金文辭大系 (1935) 於目錄表，令殷條下亦稱「貞錄器、蓋二銘而互易。」殊不知此是兩器，皆缺蓋，貞松所錄器銘並無不妥之處，特誤以另一器銘為蓋銘耳！其實郭氏於大系 1932 初版本 (1931 序) 圖版目次第二頁，第一圖令彝令尊條下云：「同出尚有令殷二及作冊大鼎三。」是已知令殷有二器，惟未悉何以於金文續考及大系 1935 新編本所述，又昧於前說而不自知。孫海波河南吉金圖志賸稿 (1940) 圖十二著錄大令殷稱：

「右殷洛陽出土藏巴黎某氏，支那古銅菁華 1.12 著錄，高八寸餘，下有臺，

周身飾斜雲雷文。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 6.11 頁收器蓋二銘云，同時出土有鼎三、方尊、方彝各一，及此共六器，予在河南時估人藺石厂君贈予此器初出土時照片一幀，凡二器，無蓋，其一器口部有裂痕，疑羅氏所錄器蓋二銘，即二器銘也。」

孫氏當爲明白揭出大令殷實有二器之第一人，其後容庚亦知「同銘者二器。」（商周彝器通考〈1941〉，411 頁）；陳夢家則於「1946年春見之于紐約一倉庫中，當時攝影並量其尺度如下，高 25，口徑 17，寬 28.2，方座寬 1.91×1.91 厘米。銘在器內底，兩器俱失蓋，自來著錄諸書誤以兩銘爲一蓋一器，不知實是二器，並無蓋銘。」（西周銅器斷代二，15）自此以後，二殷器制於焉大明。然林已奈夫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參照目錄（1967）及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著錄表（1977）於三代 9.26.2 大殷條下，仍稱蓋器 111 字宜正。余福緣所至，得摩娑二器原物，故樂爲揭出，附識於此。

比利時所見它殷蓋，保存完好，銘文 152 字，鑄製精美，惟銘間有呈毛髮狀之裂縫數十道。是蓋高 8 厘米，反置成一深腹碗形，銘文窩置其內，四角幾及蓋邊，施拓上紙極爲不易，余費時四十餘分鐘，始得竟其全功。它殷蓋原藏秀水郭氏，後輾轉爲劉善齋所得，未知曾幾何時，已爲歐人所有。

賽奴施基所藏善鼎，銘文 113 字，雖最早見於攔古錄金文 3-2, 49 著錄，惟目驗所見，該鼎鑄製甚劣，銘文字坑極淺，且部分字形亦乖於常例，器身補綴痕跡纍纍滿目，故該鼎之真實性，不能令人無疑，意以爲此或係仿製品，然原器既佚，該器仍不失爲最佳之參考素材。

基美博物館及比利時皇家藝術歷史博物館所藏青銅器，迄今未見專書著錄，賽奴施基博物館藏器則有該館館長 Vadime Elisseeff 所著 Archaic Chinese Bronzes Vol. I, 1977（法、英對照），惟所錄偽器甚夥，而未全部加以分辨，極易使人混淆，他日擬作另文予以討論，今僅就筆者手拓墨本，選錄其中未見或罕見著錄者七器，簡介如下：

一、子妥鼎（圖一）

通 高：13.4

口 徑：15×14.3

足 高：9.2

未見著錄

現藏 Musée Guimet (MA 3879)

是鼎直耳，侈口折沿，淺腹，三夔形扁足。口沿下腹飾長身夔饕紋，細察可見紋內有黑色填料殘留，銘「子妥」二字，在器內底，銘文正面，朝向後足，異於一般常例。銘鑄款，惟曾經去銹，隱見刀剔痕。

子妥所作器猶有二鼎。

(一) 見三代 2.11.9；鄴初上九；金文集 1.6；十二家尊 6 諸家著錄。故宮所藏子妥鼎 (J. W. 3-32) 七年前曾一寓目，形制、花紋、銘文皆與十二家所見全同，疑即同一器。

(二) 三代 2.11.10 著錄。

二、夔乍父戊鼎 (圖二)

通 高：24

口 徑：20×18.5

足 高：15.4

未見著錄

現藏 Musée Guimet (MA 555)

鼎立耳，微外侈，侈口折沿，淺腹，三夔形扁足。口沿下飾夔饕，紋中見黑色填料。銘「夔乍父戊」四字，在器內壁。首字字劃甚淺，且經銹蝕，細察原器仍可見爲「夔」形，當爲族號。「乍」字反文，其上首字劃竟切入族號下方，於金文中頗爲鮮見。

夔所作器計有：

父乙觚，3 字，錄遺 344

夔觚，1 字，彙編 1743 (Brundage B65, B61)

父乙盃，各 3 字，彙編 1745 (Brundage B60, B978)

父乙爵，3 字，彙編 1744 (P. C. Osaka)

父乙卣(-)，各 3 字，錄遺 249

父乙卣()，各 3 字，殷存上 30.8

父戊卣，各 4 字，錄遺 253

乍父戊罍，4 字，錄遺 287

𠄎父戊卣，3 字，錄遺 518 (首字反作)。

其中父戊罍銘文體勢作法，與鼎銘相較，如出一轍，當係同一人所作器。

三、目(?)父丁帶盤鼎 (圖三 a, b, c, d, e, f, g)

通 高：15.5

口 徑：14.4×13.9

盤口徑：13.7×13.7

未見著錄

現藏 Musees Royaux O'art et O'histoire

是器分上下兩層，上層爲鼎，立耳，侈口折沿，深腹，三夔形扁足。口沿下環飾饕餮紋；下層爲盤形，侈口，淺腹，三面各牛、羊、卯三字，字兩旁有手形相襯，俱鏤空(圖三，a, b, c)此誠傳世稀有之品，由於通器銹蝕頗重，器內壁銘文可辨者僅首字之目形偏旁，其下則依稀可見「父丁」二字。

銘文對上口沿有銹斑乙塊，其上見麻布紋痕。按儀禮每述陳鼎時需「設扁罍，及舉鼎則「除罍。」罍爲覆加鼎上之竹篾或粗麻布類，由於古人事死如事生之觀念，陪葬用之鼎類或當有以罍覆蓋之程序，窖藏時則或用以包裹。今所見考古發掘所得鼎形器中，不乏在鼎之口沿或足底銹斑中，得見麻布或竹篾痕迹，足以爲證。

該鼎最引人注意者，當爲鼎下層之盤形，類此鼎制，傳世絕少，所知者除本器外僅有下列數器：

- ① 𠄎乍𠄎姑日辛鼎，兩行八字(河南吉金圖志賸稿 6)。
- ② 𠄎鼎，一字(西清古鑑甲編 1.44)。
- ③ 長子鼎，二字(集錄 A 82)。
- ④ 帶盤鳥定鼎(MIZ:17)，無銘，寶鷄茹家莊西周墓出土(文物 1976. 4)。同墓出土另有一獨柱帶盤鼎(M2:6)，形制則稍異。有銘文「彊伯乍井姬突卣」七字。

⑤ 遽从鼎(𠬞)，二字，現藏上海博物館。

⑥ 遽从鼎(𠬞)，二字，現藏上海博物館。

上述諸器中，①、②、⑤、⑥四器，鼎下盤形平淺，然除⑤、⑥二器形制極小，或非實用器外，其餘各器盤形三邊，皆有「十」字鏤空，推測該盤或係裝盛炭火之用，「十」字鏤空既有助通風，亦可兼作裝飾。比利時藏鼎則更別出心裁，易「十」字形而為鏤空之牛、羊、卯及手形，足見鑄鼎者匠心獨運。鼎之用途本係為煮食、牛、豕、臘、魚等而設，今該鏤空花紋之設計亦或寓意於此乎？

通考嘗定此類帶盤鼎之出現約當商代，今由寶鷄茹家莊西周墓出土之帶盤鳥足鼎，可以推知此類形制，當係西周早期之製作。其最早出現者，或可上及商代。

四、鞏鼎（圖四）

通 高：19

口 徑：15.8×15.8

未見著錄

現藏 Musée Guimet

是鼎直耳，侈口，柱足，口沿下環飾鉤連雷紋，腹飾斜方格紋，亦見黑色填料殘留。鼎前右足與器身相接處經修補，器內壁有甚厚之銅銹積存，三足與兩耳之銹蝕程度與大令殷相當。

銘文一「鞏」字，在器前腹內壁，面向後足，亦一特例也。曩曾數見偽器銘文，其方向部位亦如是，嘗思作為辨偽之標準，不意數年間所見真器，類此異於常例者竟十餘件，辨偽標準之釐定，誠非易也。鼎銘鑄款極深，具商代銘文之典型風格。鞏所作器猶有：

① 鞏鼎，一字（上海）。

② 鞏鼎，一字（三代 2.13.5）。

③ 鞏爵，一字（錄遺 399）。

④ 鞏父辛罍，三字（考古學報 1977.2.108）。

⑤ 鞏觚，一字（中國古代の美術 〈出光〉，53）。

本銘可注意者，除鑄款極深外，字劃中亦見突出陽文界線，此種現象，所見者為數不

下二十餘器，且多見於商器，又有陽文界線既見於字坑之內，亦同時在銘外器表出現者，*(Binka 42, 43, p. 84) 倘从銘文範鑄技巧剖析，或可推測出其製作方法。筆者曾就此問題，與巴納討論，巴納苦思數日，擬就一示意圖（附圖一）作為初步解答，（註1）然推論是否正確，固仍有待更進一步之考察。

五、吏从盤（圖五）

通 高：10.5

口 徑：33×33

底 徑：23×23

未見著錄

現藏 Musée Guimet

是盤器制精美，器身徵現青綠銹色，腹圍飾長身鳳鳥紋，座圈為斜角雷紋，附耳作有角四足獸張口銜物形，器外底見十字形突起線條。

銘文「吏从乍寶盤」五字，在器內底。吏，於金文中多讀為「事」，如不娶設：「用逯乃事」史頌殷：「休有成事」，免殷：「易女……用事」皆書作「吏」。又或可讀作「使」，如鬲攸比鼎：「虢旅廼事（使）攸衛牧誓曰……」。卜辭中皆以史為事，金文中始分為史，吏二字。（註2）

「从」當係曾任吏（史）官之職，故得冠以官名，中國歷史博物館藏趨鼎，96字（未見著錄），銘有「史留」一名，唐蘭以為即「史籀」（註3）惟該「史」字逯書作「史」耳。

「吏从」作器，所見猶有吏从壺乙器，現藏克利夫蘭博物館，銘文「吏从乍壺」四字，在壺蓋內（集錄 A694）。該器亦鑄制甚精，壺項有貫耳二，器蓋取出後，反置則為一侈口觶形（註4）壺頸所飾鳳鳥紋，及圈足之斜角雷紋，皆吏从盤如出一轍，兩

註1：一九七八年七月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亦曾與林巳奈夫教授談次及此，林教授在其「殷周青銅器銘文鑄造法に關する若干の問題」（東方學報，第五十一冊 1979），一文已稍作討論，今更參以巴納之說，以示意圖加以說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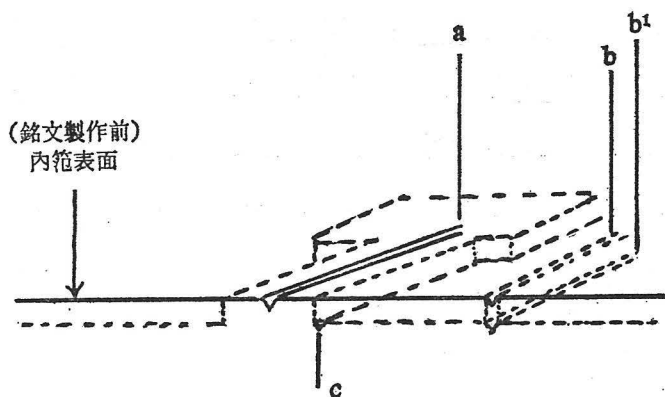
註2：說詳王國維釋史，觀堂集林卷六。

註3：見劉啓益「伯寬父匜銘與厲王在位年數」（文物 1979：11）一文所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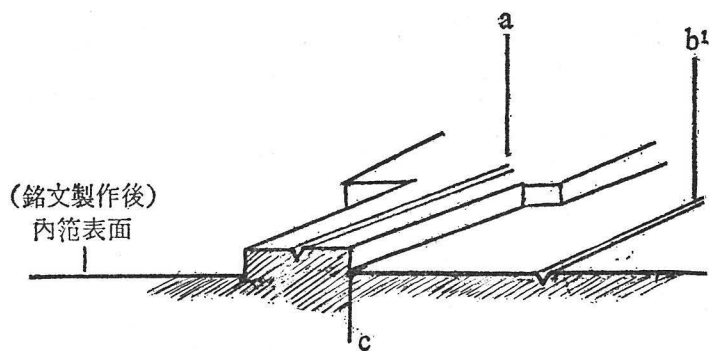
註4：山東黃縣歸城姜家出土西周早期貫耳壺，形制與吏从壺相同，壺蓋倒置亦可為杯。（文物 1972：5 頁7）

* Helmut Brinker, Bronzen aus dem alten China 中國古銅器，Zürich, 1975/1976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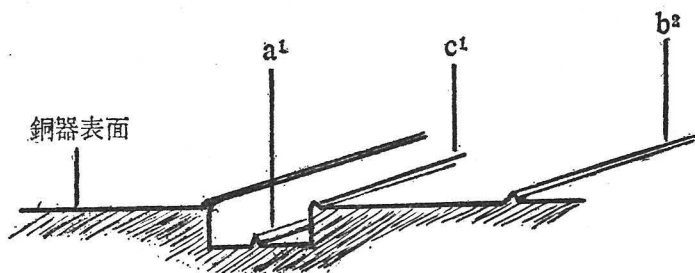
附圖一



- A. 在內范剔出凸形銘文（古代銘器銘文鑄製方法擬測之一）之前，預先劃出 a, b 二線，作為界欄，顯有整齊字形之作用，今所見 a 線皆出現在字劃正中，可為旁證。至於何以需劃 b 或 b¹ 線，則仍有待探究。



- B. 陽文字形剔出後，a 線仍在字劃之上內凹，內范表面則因 b 線之割切面有 b¹ 線之殘留，如剔字時用力稍大，或有 C 線之形成。



- C. 銅器鑄成後，內范去除，銘文部分即由陽文變為陰文 a, b¹ 二線則變成 a¹, b² 陽文界欄，c¹ 線之有無突出，則端看製范時刻手施刀輕重而定。今所見銘文字口，有突出邊緣，當係 c¹ 維所造成。

銘字形風格亦合，殆是同一人作器。壺係西周早期器，盤固亦然，惟附耳作獸形張口銜物狀之盤制，一般而言，至西周中晚期始間有出現，（如集錄 A823, A824 所錄）及春秋方多見之。今此西周早期之盤亦有此類附耳，能不令人無疑，曾細察該附耳係與器身分別鑄製，然究竟爲當時所加，抑後世附加，則仍未敢遽斷。要之，倘西周早期已有類此盤制出現，固可添補舊說所未備然以疑似孤證爲例，則仍未足爲憑也。

六、簠卣（圖六）

通 高：28（器高至蓋：24.5；至口：20）

口 徑：7.5×7.5

底 徑：9.6×9.6

未見著錄

現藏 Musée Guimet (MA 1336)

是器口沿項下飾饕餮紋，蓋及座圈皆飾雷紋，扁形提梁兩端作張口露齒雙角獸首，脊樑中飾雕扉稜，兩旁襯以 Λ 紋。小屯 331 號墓出土圓頸方腹卣，提梁所飾稜脊與此類同（註⁵）。提梁內靠口處有圓環一，附龍形飾與蓋紐相扣，此類長頸式扁條提梁卣，傳世不多，出土實物則多見於商晚期墓葬，如武官大墓 E9 及小屯 238 號墓所出銅卣（註⁶），形制與此基本相同，惟基美藏卣，提梁所飾脊稜更形突出，誠商器中不可多得之精品也。

銘一「簠」字鑄款，在器外底。曾見美國沙可樂 (Sackler Collection) 藏器中有卣子弓簠卣，形制與此相同，惟提梁無突出脊稜，器身紋飾亦稍異。然銘文四字，鑄款，亦在器外底，惟所處部位稍歪斜（註⁷）按花紋鑄於器外底者，商周銅器中頗不鮮見，如大英博物館藏叔乍寶壺 (1936. 11. 18. 8)，其外底有蟠龍紋；又美國聖亞氏 (Paul Singer Collection) 所藏父辛卣，外底有饕餮紋皆是。惟銘文鑄於器外底者則極爲少見，據所知，除上述兩卣外，猶有：

註 5：李濟、萬家保『殷虛出土五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』，古器物專刊第五本，圖版肆肆。1972

註 6：武官大墓 E9 出土銅卣見郭寶鈞『1950年春殷虛發掘報告』圖版拾陸，考古學報第五冊，第一、二分合刊，1951.12。小屯 238 號墓出土銅卣，見註 1，圖版肆貳。

註 7：是器原藏日本程琦氏日華 1.47 著錄，原題饕餮雷文瓶形卣，後歸美國卡特氏 (C. D. Carter Collection)，現爲沙可樂所得，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館。

- ① 夔龍直紋有蓋觶（日華 2.120，原藏日本東馬二郎氏器）外底有持矢象形陽文。
- ② 饗鼎（日華 3.203，現藏白鶴美術館）銘八字，在器外底，彙編 536 收此鼎，而誤錄以饗壺蓋銘（日華 289，彙編 576）宜正。細審該銘最較壺銘清晰，惟鼎銘風格與壺銘稍異，字形亦略嫌板滯，是為疑耳，原器未見，不敢遽斷。
- ③ 二祀邾其卣，（錄遺 274，舊藏尊古齋），蓋器對銘各三字，又器外底四十字。
- ④ 四祀邾其卣，（錄遺 275，舊藏固始張氏），蓋器對銘各三字，又器外底四十二字。
按邾其卣共三器，除二祀、四祀卣外，猶有六祀邾其卣（錄遺 273），然僅前二器外底有銘文，六祀卣則蓋器對銘。四祀邾其卣外底銘文達生師嘗見告係黃濬所偽，李棪齋曾有長文為此辨說。（註8）
- ⑤ 鳥尊（考古學專刊第五本，圖版肆玖），外底有似虎形象形文字。
- ⑥ 大于鐘伯□罍，是器雙耳三獸足，銘文 23 字，在器外底曾目驗，可斷為偽，日華 5.378 僅錄器形，原題獸脚雙鑲直文壺。現藏京都藤井有鄰館。
- ⑦ 丁見卣，蓋器對銘各 5 字，外底又有銘「□已支」（三字）？，陽文，現藏福格美術博物館（Fogg Museum of Art）。
- ⑧ 夔父乙殷，（憲齊 8.3），器銘 6 字，外底一陽文「夔」，與器銘首字相同，按古彝器中，外底有方格陽文格欄者屢見，其主要作用雖未確識，然自其他器物外底鑄有陽文蟬形、蟠龍形者作推論，或當含有美觀之作用。是殷外底之陽文字形特大，幾及器外底之全部面積，則係合銘文，紋飾為一體，足見鑄器者富有創意之精神。

上述銘文鑄於器外底者共十器，除鳥尊為西北岡 HPKM 1885 號墓出土外，餘器皆無一為正式科學發掘所出土，持異論者，遂有所疑。筆者目驗四器中，有隣館罍銘確

註8：李棪『晚殷邾其卣三器考釋』，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，香港大學，1970。該文亦曾提及輔師殷卣（考古學報 1958, 2 著錄），銘文 103 字，亦在器外底，然經查知該殷卣銘文實在器內底，讀者宜加注意。

屬偽刻，基美及福格藏則斷無可疑；沙可樂藏器，銘文縱非佳構，然係鑄款，且該器古拙精雅，亦似非一般偽手所能爲者，聞該已經科學方法檢驗，他日報告發表，或可盡去所疑。今僅將有關資料羅列如上，聊供大雅，備作參考。

七、梁其鐘四（圖七）

是器現藏巴黎基美博物館，當日見此器時，鐘乃懸掛於牆上，不易取下，故器制大小，未予量度，就記憶所及，是鐘大小與故宮現藏宗周鐘相若而略小。

鐘銘鉦間 47 字，左鼓 21 字，共 68 字。筆者與巴納所編中、日、歐、美、澳紐所見所拓所摹全文彙編誤錄鐘銘爲二器。爰鐘 47 字（彙編 143）實卽此鐘鉦間銘文，梁其鐘 21 字，（彙編 295）卽鼓左銘。蓋緣 1964 年巴納旅歐，手拓該銘後，未予註明，及編輯彙編時，參校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金文資料卡 K 9536 及 K9509 兩號，所見亦鉦、鼓二銘分錄，故有是誤，筆者在巴黎目驗該鐘後，始悉其究。

按該鐘銘文，通篇爲拚湊之作，與傳世之梁其鐘三器——

① 鐘一，78 字，上海 60。

② 鐘二，74 字，錄遺 3。

③ 鐘三，41 字，未見著錄，原器現藏上海博物館。

毫不相屬，惟因曾襲用原梁其鐘鼓左銘文「梁其身」三字，姑亦以梁其爲名，而以鐘四稱之，以示分別。

鐘四銘文，經細察知是偽刻，刻手甚佳，無如字多訛誤，且拚湊欠佳，故通讀不易，字裏行間又見斧鑿痕，如壽、年、梁、各、屯諸字可爲例證，茲將該銘襲用各器銘文之原委，試作爬梳分析如下：

△第一節：

「鎗=鎡=，銑=鑿=」

此鐘銘首句，似係突然冒出，有違常例，辨者或以爲此是編鐘之屬，鐘銘應前有所承，然考該語實源出於宗周鐘「倉=恩=，雉=雝=」，鐘四於「倉」「恩」二字添加「金」旁，「雉」「雝」二字偏旁，則亦分以「金」旁更易。

△第二節：

「用邵各喜 但前文人」

按此語難以通讀，與「用邵」一辭有關者，曾見

遲父鐘：「用邵乃穆」

宗周鐘：「用邵各不顯考先王」

由上述鐘四第一節銘文之來源爲旁證，「用邵各」三字當亦係襲自宗周鐘無疑。

「前文人」一辭於鐘銘多見，由下文第四節引述爲輔證，或可斷其取材自井人妾鐘。

惟此更訛「文」爲「𠂔」。與「喜但」二字有關之鐘銘有

沈兒鐘：「以匱以喜，以樂嘉賓。」

許子鐘：「用匱以喜，用樂嘉賓。」

叔氏鐘：「用喜但皇考，其嚴在上……。」

叔氏鐘「喜但」二字連用，且「皇考」以下數句，亦與鐘四銘文相當（參下文第四節引述），因疑作僞者曾參考叔氏鐘銘而所刪截。

△第三節：

「用旂匄康虔（虔）屯右，𠂔□通衆」

與此辭例相當之金文見於

頌鼎（殷、壺）：「用追孝旂匄康𠂔（虔）屯右，通衆永令。」

通祿鐘：「受（？）余通衆康虔屯右」

蔡伯星父殷：「用旂匄康𠂔屯右，通衆魯令。」

蔡伯星父殷「用旂匄康」句，與此鐘銘全同，惟蔡伯星父殷爲僞器，正未知孰爲僞中之僞耳！頌器「虔」字作法，於金文中僅見，今鐘銘所見與其相若；鐘銘通字作「𠂔」，與通衆鐘銘作法接近，而頌器、通祿鐘又皆有「通祿」「康虔屯右」兩辭，凡此皆顯示與鐘四銘文之拚湊，關係密切。

△第四節：

「皇且考，其嚴在上，𠂔=𠂔=，降余大魯福，乍奚用𠂔（寶？）」與「其嚴在上」以下熟語，金文中只見於鐘銘如

虢叔鐘：「皇考嚴在上，翼在下，𠂔=𠂔=，降旅多福」

井人妾鐘：「用追孝但前文人，其嚴在上，𠂔=熊=，降余厚多福，無疆。」

宗周鐘：「用邵各丕顯祖考先王，先王其嚴在上。龔=黻=降余多福」

叔氏鐘：「用喜但皇考，其嚴在上，龔=黻=，降余魯多福無疆」

作偽者必曾參考上引四鐘銘文，而另作剪裁，故得推斷第二節之「前文人」一辭取自井人安鐘。「乍奚用寶(?)」未悉取材所自，或係杜撰而成，末一字則疑爲「寶」字之訛。以上四節爲鉦間銘文。

△第五節：

「𠂔梁其身」

首字不識，疑此四字俱剽自梁其鐘鼓左「吏(事)梁其身」，又另纂改吏爲𠂔。金文中……××身」之語例，除梁其鐘外，猶見叔氏鐘：「用廣啓士父身」，依據前述，叔氏鐘亦爲本銘取材藍本之一。

△第六節：

「𪚩于永命」

此四字亦見於叔氏鐘。

△第七節：

「其萬年無疆，龕臣皇王，眉壽永寶」

「其萬年無疆」於金文中習見，惟此銘「無」字誤書，足見僞手於金文之認識尚差也。末二句，純係自鑄新詞，「龕」字則顯係因梁其鐘鼓左「寵」字而有所改易，凡此皆發其作僞之覆。以上鼓銘。

要之，由上文之引述，本銘曾用作參考之藍本，不外六、七器，作僞者之用心，實在良苦，由於刻手技巧高妙，稍不留意，則易爲所欺，今因得睹原器，且經爬梳證明，其襲用，割裂諸銘之痕跡，已暴露無遺，故敢斷其必僞。

僞銘製作之年代，雖無正確線索可以根查，惟傳聞梁其諸器於1940年始於陝西岐山出土今該銘曾剽竊梁其鐘銘，故可斷其上限當爲1940年以後，惜該鐘入藏基美博物館時間，未及查詢，然就京大藏資料卡9536, 9509兩號分錄該鐘鉦，鼓銘文，其上所署日期爲1958年，故其僞作之下限，亦可得而略說也。

後 記

一九七八年元月下旬，胸懷一股盡睹天下金文之豪情壯志，踏上余畢生難忘之旅

程。雖然是次遠行，策劃半載有餘，且與歐美各地博物館，皆已取得聯繫，泰豐收藏亦應允准予攝影及施拓，若此難逢之良機，凡冶金者皆夢夕以求者也。然是次既係初赴歐美，且需於八個月內，遍訪公私所藏，多達七十餘處，倘要竟其全功，非要作一縝密之安排不可。及行程編妥，其緊湊之程度，真令人有不勝負荷之感，友朋固無不以壯志可嘉作勉，遠行之前，更有賴翼鵬師一再來信鼓勵，乃使余排除萬難之信心，日益堅定。而福緣所至，余非但如期將計劃中所列收藏，全部摩挲一過，兼且獲睹不少難得一見之私人藏品，其中又不乏從未見於著錄者。總計此行手拓墨本二千餘份，去其與『中、旦、歐、美、澳、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』重出者，將輯爲『續編』，期於辛酉以前，可以付梓。

是年七月與九月間，余先後兩度折返臺北，翼鵬師得悉余宏願已償，寬慰之餘，並囑將『續編』早日完成，豈知翼鵬師竟連『彙編』十冊皆未及一睹，即騎鶴歸去，海天遙隔，余亦無法於老師臨終前一執弟子之禮。回首昔日，耳提面命之情景，猶歷歷在目。悵望雲天，師恩浩瀚，一篇紀念短文，又焉能表余寸衷於萬一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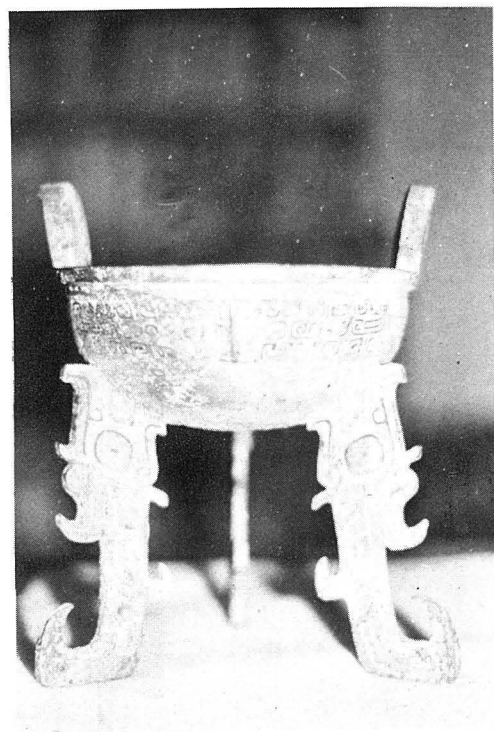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二日於澳京坎培拉雪齋燈下



圖一 子安鼎



圖二 興乍父戊鼎





圖三 目父丁帶盤鼎



d.



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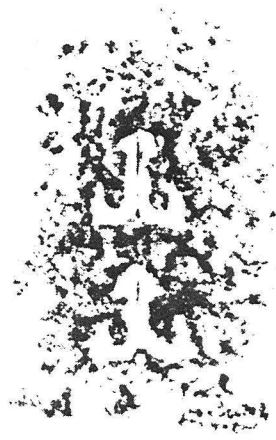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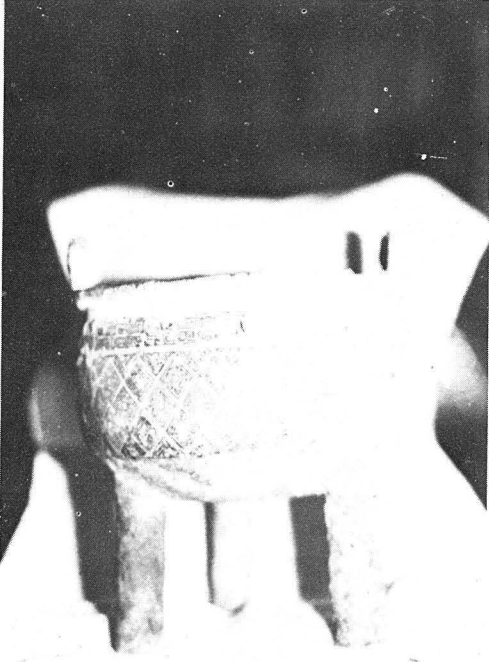


f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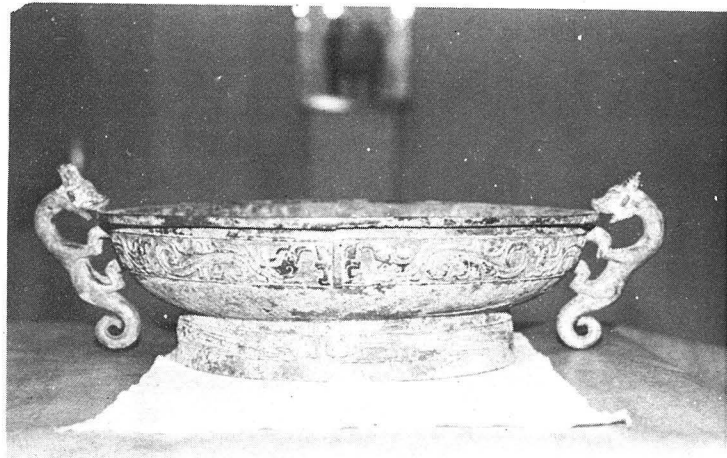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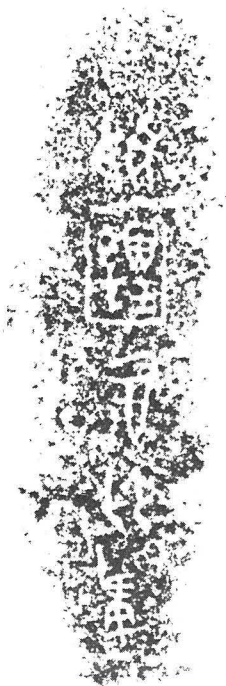


g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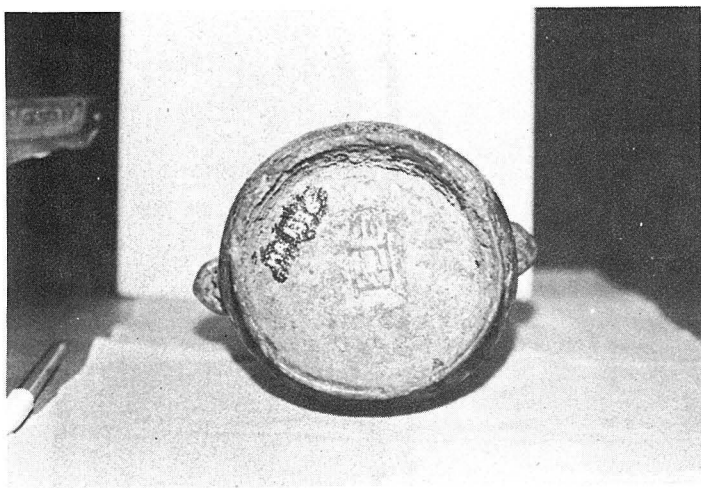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簋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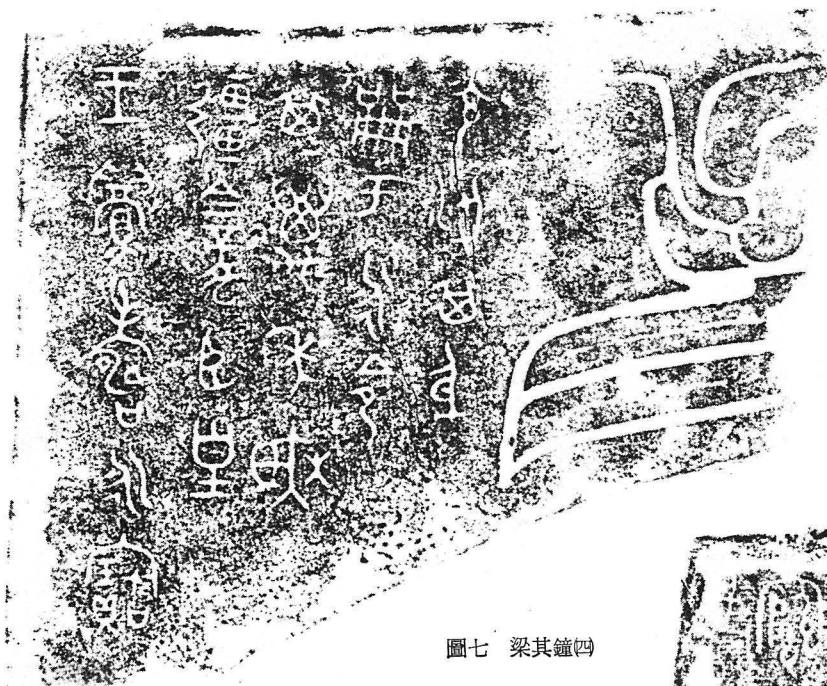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五 吏从盤



圖六 卣 卣





圖七 梁其鐘四

